

## 论《徐州诗徵》与《续诗徵》的文献价值

薛以伟

(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18)

[关键词] 《徐州诗徵》;《徐州续诗徵》;文献价值

[摘要] 徐州知府桂中行于清光绪十七年刊成徐州第一部诗歌总集《徐州诗徵》,张伯英承续前贤,于民国二十四年刊成《徐州续诗徵》二十二卷。两部《诗徵》收录了元代至民国时期600余年间徐州八邑779位诗人的5038首诗作。自然灾害、战争祸乱、山水田园、孝亲节烈、爱情闺怨、羁旅宦游、交游酬唱、咏史怀古等题材内容均有收录,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徐州诗歌发展的历史,从中可以领略到唐宋以后徐州地域的诗歌特色、审美情趣与人文精神。两部《诗徵》的编纂者均具有强烈的文献徵存意识,使得大量的徐州诗人传记文献、地方历史文献、地方书目文献、书画艺术文献赖以保存,这对研究徐州地方文化尤其是元代以后的诗歌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7.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5)02-0058-06

江苏人文荟萃,诗人辈出,很早就有编纂地方诗歌总集的优良传统。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始于唐代殷璠的《丹阳集》(一作《丹杨集》),是集选辑了盛唐时期18位润州籍诗人的诗作<sup>[1]</sup>。江庆柏主编《江苏地方文献书目》之《文学文献诗总集》著录江苏地方诗歌总集221部<sup>[2]</sup>,至清光绪年间,江苏所辖八府中,江宁府、镇江府、苏州府、扬州府、淮安府均编纂了府属地方诗歌总集,常州府虽未编纂诗歌总集,但其所辖的江阴、无锡等县先后编纂了数种诗歌总集。松江府今属上海市,不在考察范围。江苏所辖的三个直隶州(通州、海州、太仓)和海门直隶厅亦均有诗歌总集问世,甚至江南一些乡镇都编有诗歌总集。成书于清道光元年(1821)由王豫主持编纂的《江苏诗徵》可谓鸿篇巨制,卷帙多达183卷,收录了5467家诗人的三万余首诗<sup>[3]</sup>,却未收录一位徐州府诗人的诗作,无疑是一个千古遗憾。但从《江苏诗徵》编纂时征引文献的途径看,当时徐州府还没有公开刊刻的地方诗歌总集,缺乏为王豫提供诗歌文献的内容和线索,不便于其采录选编。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清光绪十七年(1891)徐州知府桂中行刊成《徐州诗徵》八卷<sup>[4]</sup>,填补了

徐州没有地方诗歌总集的空白;民国二十四年(1935)张伯英刊印《徐州续诗徵》二十二卷<sup>[5]</sup>,可谓后出益善。两部《诗徵》均有着强烈的文献征存意识,广征博采徐州八邑诗歌,使吉光片羽得以流传,初步廓清了元代至民国间徐州诗歌的创作状况,虽不能全面反映徐州诗歌发展史,却为研究徐州诗歌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徐州地域的诗歌特色、审美情趣与诗歌精神,对研究徐州社会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 一、全面汇辑、保存了徐州地方诗歌文献

许多诗人的诗歌往往“赖总集以传”,两部《诗徵》最大的价值是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徐州诗歌文献,保存了元初至元(1264—1294)年间至民国时期600余年间大量徐州诗人的诗歌,为研究徐州文学与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深入研究这些诗人诗作可以厘清徐州诗坛的亲缘、学缘关系,进而把握徐州诗歌的发展嬗变和地域特点,对深入了解徐州士人的心态和精神品格以及徐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均具有重要价值。

《徐州诗徵》第一次全面汇辑、收录了徐州明

[收稿日期]2014-1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地方文献书目”(项目编号:08ZWB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薛以伟,男,江苏邳州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清时期 255 位诗人 1723 首诗作;《徐州续诗徵》继往开来,广为续补,收录了 524 位诗人 3315 首诗作。两部《诗徵》既收录了官宦或有科举功名的社会名流的诗作,又收录了大量生平不详、诗集流传不明的布衣寒士的诗作。经笔者考察,绝大部分诗人的诗集已无传本,其诗歌只能凭借这两部收录地方诗歌文献的总集流传于世。邱鸣皋主编的《江苏艺文志徐州卷》根据《徐州诗徵》、《徐州续诗徵》著录了 208 部别集(主要是诗集),仅有张垣《夷犹草》、邱园卜《颐庵诗集》、朱元品《席帽山诗草》等 3 部诗集存世。

两部《诗徵》收录诗歌的题材内容丰富。如自然灾害、战争祸乱、山水田园、孝亲节烈、爱情闺怨、羁旅宦游、交游酬唱、咏史怀古等诗歌题材均有收录。这些诗作或反映徐州人民生活的苦难,或描绘徐州山水的雄壮秀美,或彰显徐州人民的情有义,或表达忧国忧民的痛楚,或抒发所志不遂的悲愤,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徐州诗人的创作状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部《诗徵》有意识地体现和收录了徐州部分闺秀和家族的诗歌。

两部《诗徵》均收录保存了徐州部分闺秀诗歌文献。《徐州诗徵》收录了 9 位闺秀诗人的诗歌,《续诗徵》收录了 15 位闺秀诗人的诗歌。这些诗歌或温柔而敦厚,或感人而风世;或维名教伦常,或吟风云月露,由此可以看出编纂者对徐州女性诗歌创作的重视,反映出清末民初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封建士大夫与社会贤达先进的文学观。

这些闺秀诗歌反映了徐州女性诗歌创作的成就。如《诗徵》卷八万淑修《金山晚渡》诗,于秀丽绵婉之中亦露沉雄之概。倪瑞璇《纪梦》诗,记述自己梦中与李白相见,颇得太白赏识。诗歌意境飘逸洒脱,全无小儿女姿态。《续诗徵》卷二十二董淑贞《秋夜月下偶成》诗,诗歌意境高远,颇能见其性灵。

两部《诗徵》还保存了徐州闺秀诗人大量的生平文献。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下文简称《著作考》)载:“《咏林阁遗稿》,(清)万淑修撰,《众香词》著录。”并标明“未见”<sup>[6]</sup>。《诗徵》卷八载:“万淑修,著有《咏林阁草》。”(第 19 页)《诗徵》卷八载有倪瑞璇《自序年谱》及徐起泰、瞿源洙、沈德潜等人品评其人其诗等文献,而《著作考》未录<sup>[7]</sup>。《诗徵》卷八载:“苏琇,……著有《河梁草》。”(第 31 页)《著作考》著录作“《河梁集》”,并标明“未见”<sup>[8]</sup>。金淑娴、陈瑶、李氏三位闺秀诗人

《著作考》均依据《诗徵》著录,然李氏为沛县叶九苞妻,《著作考》误作“叶九道妻”<sup>[9]</sup>。张彦璩、王畹香、朱佩兰三位闺秀诗人《著作考》均未著录。《诗徵》卷八载:“朱佩兰,字湘云。璇玑先生女。归诸生沈蓼洲。”(第 30 页)《著作考》卷八所载朱佩兰,适夏氏,乃江阴人<sup>[10]</sup>。可知两个“朱佩兰”并非一人。

《续诗徵》卷二十二收录了 15 位闺秀诗人。其中钱玉映、赵氏、丁氏、韩氏、包氏、周氏、张佩芬、姚氏、王敬仪、崔右铭、陈淑华、沈氏、窦懿贞等 13 人《著作考》均未著录。张灵:《著作考》依据《清闺秀艺文略》著录《散花吟馆诗》一卷《词稿》一卷,并标明“未见”<sup>[11]</sup>,但未著录《续诗徵》“张灵小传”中提供的《关关集》,《续诗徵》收录张灵诗 11 首。董淑贞:《著作考》依据《邳志补》著录了《文绣斋诗草》,并标明“未见”<sup>[12]</sup>。《续诗徵》收录其诗 2 首。又《续诗徵》收录赵氏、丁氏、韩氏之诗,赵氏为韩毓棕妻、丁氏为韩朝选妻,二人为妯娌关系;韩氏为赵氏之女,可见韩氏一门闺秀多能诗。

家族是体现“血缘”的社会关系,其诗歌创作既能体现本家族的诗歌传承,又能体现某一地域的诗歌传承。两部《诗徵》保存了许多徐州地方家族诗歌文献,如铜山和萧县张氏家族、铜山徐氏家族、邳州窦氏家族、铜山李氏家族、沛县阎氏家族,凡收录五大家族 96 位诗人,占两部《诗徵》收录诗人总数的 12.3%,共收录诗歌 568 首,占收录诗歌总数的 11.3%。徐州家族诗歌创作成就虽不很突出,没有形成影响较大的诗歌家族群体。但两部《诗徵》较为集中地提供了徐州部分家族的诗歌“谱系”和诗歌“文本”,展现了家族诗歌富有情节和细节的真实“样态”,如果进一步结合家谱和其他地方文献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考察徐州诗歌家族的创作环境和审美追求,揭示家族演变与家族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从家族诗歌的“文本”可以寻绎不同历史时期徐州的社会历史文化。

## 二、保存了大量徐州诗人传记文献

《徐州诗徵》在收录的诗人姓名之后循例撰写了“小传”,《续诗徵》的“诗人小传”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完善,内容更为充实,文献更加丰富,往往在“诗人小传”后,以“某某曰”的形式征引大量学者、名家以及师长、友人的“评语”,留下了宝贵的生平资料和诗学评论文献,是对《诗徵》的一种超越。

“诗人小传”虽然只是简要介绍诗人的字号、籍贯、科名、仕宦、游历、著述等情况,但对研究诗歌却能够起到“知人论世”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诗人来说,意义更大,往往赖此保存生平资料而不致在后世湮没无闻。有些小传还交待了诗人的亲属关系,比如父子、兄弟、夫妇,而这些涉及到的亲属大都收录了他们的诗作,对于研究家族诗歌起到了很好的文献线索作用。如《诗徵》卷一交待了铜山李向阳子孙四代的诗歌创作状况,“李弇小传”云:“弇,字山洲。向阳子。明选贡。著有《付庵诗集》。”(第3页)“李蟠小传”盖因其状元声名显赫,未注明亲缘关系。但“李杜小传”云:“杜,字竹庵,一字兰岑。修撰蟠子。著有《愿学集》。”其后引张兆熊曰:“其王父付庵先生论诗曰”云云。(第31页)其他家庭关系如《续诗徵》卷二十二“董淑贞小传”云:“适张之松。邳县武生端溪女。”(第5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徐州相对于江南来说科举可谓不显,故科举文献保存至今者更是稀少,而两部《诗徵》中大量“诗人小传”却记载了诗人的科名情况,保存了徐州地方科举文献,尤为珍贵。如贡生、选贡、拔贡、附贡生、岁贡生、恩贡生、廪生、增生、监生、诸生、举人、孝廉、武举、进士、武进士等等,随处可见,有的注明某某年、某某科。这些科举文献对于考证诗人生平,特别是提供诗人仕途履历的时间线索有很大价值。

### 三、保存了大量社会历史文献

两部《诗徵》收录的诗歌及其序引、注释、小传、按语、评语记载了许多地方历史人物事迹和社会状况,可补史志之阙,可订史志之讹。

《诗徵》卷八倪瑞璠《过凌城庙谒古戴二公忠义冢》诗前“小序”云:“古讳达可,戴讳国柱,同以忠勇见知于史忠正。怀宗十四年,矿盗袁时中寇睢,古邀戴击之,战于凌城庙,众寡不敌,同以死殉。呜呼!二公真烈丈夫哉。史公以文致祭,于所瘞地刻石,立忠义冢焉。丁酉秋,予拜其墓,深惜其事之未传于史也,因为诗以俟輶轩之采。”(第19页)可知史志皆没有记载古、戴二人的英勇事迹。再如《明史周遇吉传》载:“周遇吉,锦州卫人。”<sup>[13]</sup>然《续诗徵》卷四丁梦龄《周忠武公故里》诗题注、卷二十一周祥骏《读县志有感》诗注、卓芳卿《周将军故里》诗题注,均注周遇吉系徐州睢宁人,寄籍锦州卫,可补《明史》之不确。卓芳卿在诗中还记述了周遇吉在宁武交兵之时,忠肝义胆,视

死如归,最后身首异处的忠义之举。又如《续诗徵》卷七“王为翰小传”云:“西园。诸生。《续萧志》作‘维翰’,当误。”(第5页)订正了地方志之误。

两部《诗徵》较其他地方“诗徵”收录了大量战争和水患题材的诗作,体现了徐州地域和徐州诗人的创作特色,保存了徐州乃至其他地方的社会历史状况,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

徐州素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战争及其对历代战争的反思一直是徐州诗人创作的重要题材。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徐州诗人写下了李自成、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题材的诗篇,真实地记录了徐州大地人民身陷战争祸乱的深重苦难,即使诗人外出宦游,步履所至亦有所反映。《徐州诗徵》卷五陈士升《过官兵》诗题注云:“纪十八年滑县之变。”(第63页)其《滑县破》诗反映官兵镇压“民变”,兵贼相争,深受其害的最终还是黎民百姓;其《战道口》诗细致刻画了硝烟战火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卷五朱锡藩有《壬寅书事》诗,时为“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内忧外患。诗人记述了贼寇肆虐,官兵作战不力,却对黎民百姓耀武扬威的真实场景。《徐州续诗徵》卷五杨友潜《腊月二十日纪事》诗记载辛亥革命后,腊月二十日徐州爆发革命,真实而细致地记载了官兵、民团、市民及其诗人的行动与心理,是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文献。卷十“张季英小传”云:“善培。黑龙江团长。中俄战役阵亡。”(第15页)张季英有《辛亥之役在沪上联合同人练北伐敢死军未至天津而罢》诗。《奉命入关防御热河窜兵》等诗,其《记奉直之战兼劝督军息战歌》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奉直之战”的惨烈与罪恶,以及期盼停止军阀混战的愿望。卷六徐家馨《吊万人坟》诗题注云:“倭乱时,军民死难者聚而埋之,其丘甚巨,人呼为万人坟。”诗云:“高冢直与小山齐,询之路人语复止。去年倭寇走关东,十万军民同日死。白骨满地无人收,残枪半弃悬崖底。”(第7页)真实地记录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恶。卷三张拱宸《江苏金坛县令李君守城殉难诗》、卷六胡伯寅《饥民怨》和《乱后赴郡》、卷十五梁慎修《咸丰元年河决丰北连岁荐饥粤寇据金陵官兵不战防军扰害地方目击心伤感而有赋》等诗作,真实地记录了封建官兵和地方势力对所谓“民变”的残酷镇压,也反映了肆意蔓延的战火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天灾人祸、战争徭役无疑增加了繁重的赋税，而贪官污吏作威作福，徐州人民苦不堪言。徐州诗人胸怀天下，关注民瘼，创作了大量关心民间疾苦、鞭挞贪官苛政的诗作，体现了对芸芸众生的关怀。两部《诗徵》收录了大量反映徐州人民民生疾苦的诗作。如卷一李弇《莫耕河上土》、《河决没田蝗避东徙弥天》等诗作反映农民已无田可种，但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徭役有增无减，人民只能痛苦地挣扎。卷二杨准《索租吏》诗记述饥妇缩居破屋，丈夫饥饿而死，长子远行服役，小儿雪中赤足，索租吏却飞扬跋扈，逼租不止。卷三孙运锦《催租吏》诗刻画了酷吏的残暴与罪恶，描述了田父的无奈和辛酸。卷五王定勋《大疫行》诗真实地反映了明崇祯八年（乙亥，1635）、九年（丙子），徐州大地水患绝收，瘟疫肆虐，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卷八邱泽霖的《江南春》是一首以“歌谣体”记录江南灾荒之年的诗歌，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南江北洪水泛滥，富者拆房换钱买粮，穷人卖儿鬻女，莺飞草长的江南竟出现了人吃人的凄惨景象。诗歌从另一个视角反映了“乾隆盛世”不同的社会状况，很有文献价值。《徐州续诗徵》卷二张亮基《河上谣》详细记载了清代道咸年间挑河、买料、筑坝、进占、迎神、合龙等治理河患的场景和过程，真实地揭露了各级官吏和工头相互勾结、欺瞒朝廷、醉生梦死的罪恶，深刻反映了民工和役夫的辛苦劳作及其被残酷压榨的悲惨命运。卷六胡伯寅《饥民怨》诗题注云：“辛癸岁大侵，正月余以事至郡，寓于王氏宅，门临振抚局，时官绅方筹饥振，收养流丐。四方至者，塞街填巷。夜凉人静，风雨凄其，怨叹之声，酸心刺目。感其流离之苦，为赋《饥民怨》。”（第2页）卷十五张鸿鼎《秋水叹》“小序”云：“盗贼如毛，旱蝗交迫，民命已如悬丝，今又继之以水。……闻人言水势浩大，逼近外隍，心窃忧之。”（第14页）卷四祁世倬《苦雨行》与《后苦雨行》、卷十一贺砺操《避水客感》等诗作均反映了频繁泛滥的洪水给徐州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

#### 四、保存了大量地方书目文献 与书画艺术文献

两部《诗徵》在“诗人小传”中有很多提供了诗人的著述情况，无疑起到保存地方文献书目的作用。据我们考察，绝大部分诗人的别集已经亡佚，往往赖此保存书名，成为后世编纂《艺文志》的重要文献来源。

《江苏艺文志徐州卷》根据《徐州诗徵》著录别

集（主要是诗集）93部，根据《续诗徵》著录别集115部，共计208部。在这些书目中，不要说《明史》、《清史稿》等全国性的正史“艺文志”一般未作著录，即使是徐州地方志中的“艺文志”也大多未作著录。刘庠和方骏谟总纂的<sup>〔同治〕</sup>《徐州府志》卷十九《经籍考》凡著录诗文别集151家298部<sup>〔14〕</sup>。在《江苏艺文志·徐州卷》依据两部《诗徵》著录的“清同治以前”的167部别集中，有158部别集《徐州府志经籍考》未作著录。可见两部《诗徵》保存地方文献书目的价值，而这些诗集多已不传，后人据此可以考察徐州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诗人创作的状况，亦可据此为线索，继续寻访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诗集。

徐州诗人在诗歌唱和及某些诗歌注释中有时会提及诗文别集，也能为编纂《艺文志》或寻访诗文别集提供文献线索。如《续诗徵》卷四王嘉诜《吊成漱泉大令肇磨时宰灵寿殉难》诗注云：“公所著词一卷，蒿龛师为刊成。”（第8页）考成肇磨（1846—1901），字漱泉，冯煦为其刻《漱泉词》一卷。《续诗徵》卷十七陈环《五十初度述感十首》其五有诗句云：“贫沽簪珥传遗稿。”后有小注云：“售金钗刊姊倩《芬响阁遗诗》。”“无多剩墨留芬响”后小注云：“遗诗刊附《芬响集》后。”（第21页）可知陈环之姊陈瑶与姊丈王裴之皆能诗，且有刊本。

另外，《诗徵》卷三孙运锦《题楼山堂遗草为秋浦陈信吾》、卷五陆修讷《题邓兰心先生诗草》；《续诗徵》卷四王嘉诜《冬夜读张西铭庆瑞遗诗感赋》、卷五张维训《书滕会云先生诗后》、卷九纵怡瀚《阅胡敬轩诗草》、卷十五窦毓坝《读陈怡斋先生诗集》、卷十七陈环《寄赠沭阳王子扬广文诩即用见示读刘慈民诗集原韵》、卷十八罗恩运《题廖义甫安愚轩诗集》、卷二十一袁希颜《寄采山校讎诗草》、《题仓山诗集后》等诗题中亦提供了相关诗集信息，后世学者可以据此著录和寻访。

张伯英继承“彭城书派”传统，卓然成家，世称“伯英体”。身为一代书法巨擘和鉴藏大家，张伯英在《徐州续诗徵》中保存了大量书画艺术文献，或记载书画流派、师承授受与艺术渊源，或记载书画家的艺术经历、风格、成就与地位。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张伯英与书画家的交友及其家族书法传承的文献。这些文献反映了张伯英自幼酷爱书法，最终成为书坛圣手，除了天赋和自身努力之外，与其受到家族书法传统的熏染有很大关系。自其曾祖张省斋以来，“世有法书之好”，从曾祖张寿云亦“以草书擅名”，祖父张达书学理论深厚，父亲张从

仁“惟喜作书，手不释管”，叔父张仁厚学书于周尔墉，学画于徐嘉，工于设色。张伯英少承庭训，临习北碑，鉴藏碑版书帖，辨其真伪无所失，后作《阅帖杂咏》180余首<sup>[15]</sup>，乃继承其祖父张达《论书绝句》之传统。关于两部《诗徵》与书画艺术文献，笔者已另撰专文论述。

### 五、《徐州续诗徵》编纂“按语”的文献价值

在编纂体例上，《徐州续诗徵》较之其他地方“诗徵”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即：增加了大量甄选者和编次者的“按语”，就某些与所收录的诗人和诗作相关的问题给予说明、补充、注释以及评论，其位置多在“诗人小传”之后，有的置于诗作之后。这些“按语”大多是甄选者和编次者所熟知的“本事”，因此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有些“按语”提供的文献多不见于他书，因而弥足珍贵，不仅对研究所收录诗人有重要文献价值，也是研究甄选者张伯英生平、交游、鉴藏的重要文献资料；同时还反映了《徐州续诗徵》采访、选编的一些重要情况，记录了当时编纂《续诗徵》的真实心理。《续诗徵》卷四“王嘉诜小传”云：“原名如曾，字少沂。候选通判。有《养真室集》。”其后张伯英按云：“吾乡兵燹后，文学衰替，少沂起而振之，先金坛师称为江北第一学者。人品高峻，非惟文字优也。”（第2页）补充了对王嘉诜的人格品行、文学贡献、学术地位的评价。其《怀人九首》之七系为怀念屠寄（曼伯）而作，张伯英在诗后按云：“《黑龙江志》创自曼伯而成于予，相距廿余年，作辍者屡矣。书成印布，龙沙已为异域，可慨也。曼伯游徐，在未出关以前。”（第3页）其《金陵杂兴》诗后，张伯英按云：“辛卯秋试，同寓丁宅者王晴岚少沂、桥梓、崔稚梅叔兰昆弟、朱豫生、家叔云生及予七人。今惟予叔侄在矣。录此诗，曷胜惘然。”（第9页）考辛卯为光绪十七年（1891），张济和《先祖勺圃先生年表》是年缺载。卷四“祁世倬小传”后张伯英按云：“君文学与王少沂齐名，性喜奖掖后进。一艺之善，称不容口。光绪甲辰与君创设铜山公学，时徐州道袁某仇视学界，君抗志不屈，力维校务。袁去，乃卸其责。录君遗著，忆共忧患时如昨日，为之泫然。”（第10页）

有许多“按语”考订了真伪讹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张伯英自幼景仰万寿祺（年少），不仅注意搜集其文献，而且对其有深入研究，凡《续诗徵》中有关万寿祺讹误者，均作“按语”，一一考辨。《续诗徵》卷二张春霖《隰西草堂怀万年少》诗云：

“今过隰西堂下路，落花满地只啼莺。”诗后张伯英按云：“族祖云亭世居郭家楼，与年少之崔泉山庄相近，君或未见《隰西集》，故不知草堂在袁浦，非崔泉也。”（第14页）卷二十二流寓“唐允甲小传”后，孙运锦曰：“耕坞唐氏名祖命，字允甲，挥奇其别号也。明季官中书，国变隐居。子髯孙与吾邑年少先生姻盟。年少子瞿客为耕坞女孙婿，而根庵殿撰则瞿客婿也。……予得其为万氏女孙书金经小卷。”张伯英按云：“瞿客为祖命婿，见周栎园《印人传》。又祖命《题年少醒世图》云：‘道人为弱息之翁。’是瞿客为祖命婿明甚。孙征君以有万氏女孙经卷乃云瞿客为髯孙之婿。万氏女孙者，谓瞿客之女即根庵夫人也，以其为外孙女，故曰万氏女孙。年少生平征君考证最详，竟有此误，于唐之名字亦颠倒。王惺三藏《耕坞楷册》有征君此跋，因录而辨正之。”（第20页）卷十四陈雅修《李氏平远山房石刻……感而有作》诗后张伯英按云：“《平远山房帖》文书万题，皆伪迹。圣华居士丁南羽，非万年少也。二诗浅薄，亦非年少语。李氏好古而不精鉴，肆之先生或不曾见年少真迹，乃误信之。特为辨正。年少先生文字无丝毫尘俗犯，其笔端小真书尤妍妙。此刻俗浊，未免厚诬昔贤。”（第15页）又如《续诗徵》卷十四邳卷前“小序”云：“邳诗多得之窠樾坪氏。……董右岑刻《隰西草堂集》补遗诗廿余首，皆樾坪藏本抄与罗叔言者，右岑误以为罗之创获，附记此，以正之。”（第1页）又如卷七张太平《和田大紫蓬涣芳同张昌见纸鸢韵》诗后张伯英按云：“滕县张昌字潆廷，善八分，老人书弟子也。都中藏其书者，皆以为明时人。记此正之。”（第10页）

以上探讨了《徐州诗徵》和《续诗徵》所保存文献的价值，两部《诗徵》所保存的文献资源真实而厚重，所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宝贵而丰富，是一笔值得珍视的文学与文化遗产。

《徐州诗徵》和《徐州续诗徵》的文献价值和学术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文献往往是越搜集越多，学术总在不断创新，两部《诗徵》的“缺憾”亦很明显。桂中行《徐州诗徵序》云：“自汉而明，其湮郁无传者，且十百于是，是编不尤汲汲与。”《徐州诗徵》收录诗人的时间上限为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徐州续诗徵》收录诗人的时间上限为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最晚的诗人为卒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窦海淳。两部《诗徵》收录诗人的时间上限均未上溯到汉唐时期，无法了解徐州地域汉代至宋代的诗歌创作状况，而

江苏许多地方诸如丹阳、无锡、吴江、昆山、太仓、高邮、南通、海门、如皋、山阳等地编纂的地方诗歌总集却尽量上溯年代,具有地方“历代诗歌总集”的性质。有鉴于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增补两部《诗徵》未收录朝代和阶段的诗人诗作,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为百世风诗之祖”,而后历代徐州诗人

吟咏不绝。我们可上溯汉魏,下迨唐宋,如唐代彭城“刘氏诗群”中的刘商,《全唐诗》收录其诗 115 首;宋代大诗人陈师道有《后山居士诗集》六卷、《逸诗》五卷传世,均应予以增补,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呈现徐州历代诗歌的创作状况。

### [参 考 文 献]

- [1]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之《包融诗》条目下注,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 1042 页。
- [2][16]江庆柏主编:《江苏地方文献书目》,广陵书社,2013 年版,第 1046—1099 页。统计的 221 部江苏地方诗歌总集,仅统计清光绪十三年桂中行着手编纂《徐州诗徵》以前的具有地方诗歌总集性质的书目,且不含收录 10 人以下以及各种稿本和抄本等未公开刊刻发行的书目。
- [3]刘崎岷:《王豫〈江苏诗徵〉研究》,浙江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64 页。
- [4]桂中行辑:《徐州诗徵》,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 [5]张伯英选、徐东侨编次:《徐州续诗徵》,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铜山张氏小米禽馆本(北平文岚移铅印),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 [6][7][8][9][10][11][12]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 682、452、798、349、277、533、689 页。
- [1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六十八《列传》第一百五十六,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 4612 页。
- [14]刘庠、方骏谟总纂:《同治》《徐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第 13 页。
- [15]张伯英著,张济和主编:《张伯英碑帖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82—109 页。

## On Documentary Value of a Collection of Poems for Xuzhou and A Collection of Poems for Xuzhou Continued

XUE Yi-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18, China)

**Key Words:** A Collection of Poems for Xuzhou; A Continued Collection of Poems for Xuzhou; documentary value

**Abstract:** Gui Zhongxing, Xuzhou magistrate in the time of Emperor Guangxu in the Qing Dynasty, compiled the first general collection of poems for Xuzhou titled A Collection of Poems for Xuzhou, for which Zhang Boying carried on the compilation titled as A Continued Collection of Poems for Xuzhou in 22 volumes in the year of 1935. The two collections captures 5038 poems by 779 poets in the period of more 600 years from Yuan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wo collections record poems of a vast range of topics, such as natural disaster, wars, scenery with hills and waters, travels, social activities and meditations on the past, which not only reflect the features, aesthetic sentiment and spirit of local Xuzhou, but also gi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status of poem creation in the long reign of history. The two collections both reflect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documental conservation of poet biographies, local history, bibliographie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 which can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poems and even society and culture of Xuzhou.

[责任编辑:邵迎武]